

寄自杜斯妥也夫斯基

孫兒的兩封信

阿標

以下兩封信爲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孫兒寫給 Katarine Strel'sky 的。其中提到杜斯妥也夫斯基的逝世百週年（註一）與杜斯妥也夫斯基博物館的建造，以及他的小說拍製電影的問題。相信對喜歡這位俄國偉大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人，本文能供給他一些資料。文中提及的地名和人名，均儘量保持原文，以免影響其緊湊與連貫。

列寧格勒·蘇聯

一九六七·十一月·二十七

最近我會和四位 Yugoslav 的歷史學家到許多與「罪與罰」書中有關連的地方遊歷。看到 Svidrigailov（註二）自殺於旁的大門（十九世紀所建）已經被拆掉了，這實在是件可遺憾的事，我甚至感到有點難過！這門的四周起初是柏油路，然後有了公共汽車和電車站；另外的門還在，就像小說內所說的仍駐紮著砲兵指揮團。如今他們把它建成了牆。當 Mikhailovich（註三）駕車沿著 Bolshoi Prospekt 到他的不被喜愛的姊妹 Aleksandra-mrs 的途中，對這些門會特別注意到，這就是他如何引導 Shev'yakova 一當他臨死時一進入十分奇異的區域（依這本小說的主要情景看來）。Svidrigailov 對這些情景並不熟悉，他就像「一隻狗」死在「一個奇怪的地方」。本來在這裏還可以找到記號，但是現在門已經沒有了。我甚至失去了繪畫它們或拍照的機會！對我來說他們仍將永遠留存在那兒。目前我們正要求市長對「杜斯妥也夫斯基的遺跡地方」多加保存和維護。

我很高興能夠告訴你這消息：在 Kuznechny Pereulok No. 5 與「卡拉馬助夫兄弟門」和杜斯妥也夫斯基

勒的「杜斯妥也夫斯基房子」的辦公室也要設在那裏。這間博物館將在一九七〇年開放。神保佑我能活著看到它（註四）！目前我監督所有的籌備，房屋的鋼架已經拆了，剩下從一八八二年一Fyodor Mikhailovich 死後一年一重建留存至今的部份。

如您所知目前只有莫斯科有「杜斯妥也夫斯基博物館」。但在聖彼得斯堡 St Petersburg-Petergrad。Levigrad 一佩脫格勒一列寧格勒也有了開端。……我和他們（莫斯科博物館）並不私好，在我看來，他們只是從政府拿錢的無賴漢。

我誠懇的請求您能夠給予列寧格勒的「杜斯妥也夫斯基房子」任何貢獻，（從）一戲劇的節目單或雜誌的發表（或到）Fyodor Mikhailovich 著作的收集都好。……我自口所藏有的也將全送給他們，甚至以前 Fyodor Mikhailovich 晚飯前用來喝伏加（註五）的小酒杯（得自他的兄弟 Andrei，他「家庭的施恩者」A.A. Kuznitsa 死後），有一度我允許自己用這杯子喝伏加。……

照片是今年夏季當我看管籌辦在「列寧格勒人民友好大樓」（註六）舉行的展覽會時所拍。：：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大戰以前我是一個賽車家在五〇〇和一〇〇〇公里的跑道上。

一九六八·七·十、十一

……自從二月底我一直忙於一些很緊迫的事情，因此在五月末和六月初我感到十分疲倦，歇下了一段時間。但是現在我又須像以前一樣再忙碌了。……

在一月底我受法令委任辦理列寧格勒「杜斯妥也夫斯基博物館」組織和開放的問題：預定將它改善並擴充面積。從三月初我受法令指示準備將之擴大三倍。整個三月過去了，在四月初我又突然接到另一計劃，房子只要以前的兩倍半大和改善。

「杜斯妥也夫斯基房子」（Kuznechny Pereulok No. 5，杜斯妥也夫斯基街的角落）現在正在完全的改造，博物館的部份（二樓、一樓、和地下室）將是一種錯綜的「房中房」，就是說，博物館和這棟大樓的住宅部份完全隔離。Georgy Valdimirovich Pionek 爲這計劃的工程師—建築師—藝術家。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夢想家和豪華的幻想者，假如他照他的方式做下去，他將成爲人類最佳可能的魔術師。

艱難的部份將隨之而至：要如何和用什麼來裝備這博物館？其他的博物館絕不願意取出它的藏物。蘇聯國務院（註七）必須居中調理。現在是該動手的時候了，因爲在一九六九春季前這房子將完全修復，而博物館在這年夏季末將完成了。

我預料這博物館將在一九七〇年開放。接著將完全展出過去的彼得斯堡的原始細節：這要到一九七一—接近杜斯妥也夫斯基逝世百週年紀念—才能夠全部完畢。

在四月的下半，五月、和六月的開始幾天，莫斯科急需要我，我被委任承辦 Anna Grigorievna Dostoevsky (註八) 的遺物的運送從 Leta (她於一九一八年六月九日，在去 Plesograd 途中死於此地) 到列寧格勒，以及先前的莫斯科公墓火化的遺骸。這整個過程(費了差不多兩年的工夫)我於四月廿九日(一九六八)開始 Moscow Leta Sinferopol，再到莫斯科—每件事都進行的很順利，我必須感謝對這件事有關的所有人員。在歸途，我有一點困難，然而每件事還是照預定的完成了。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九日，她死後十五週年的日子，依照法律而且也是死者的權利 Anna Grigorievna Dostoevsky 的骨灰被埋在「他」的旁邊，遂照她的遺囑。

遲些(差不多一個月後)，我將寄給您有關這件事的刊物，包括我對 Anna Grigorievna 的大略描寫，我將很高興若它能夠被刊載於某個銷路廣的雜誌內，爲了對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生活和著作感興趣的學生們的便利。例如，在斯堪那地維亞和丹麥，大學裏使用我的文章於 Literaturnaja Gazeta，作爲學生和語言學家的研究。除了我的文章，我將寄一三折式的明信片附有照片(兩張或三張)給您，這些照片是紀念大典時所拍，還有，假使你允許的話，一張我個人的像，因爲也許照片的本人不久將離開人世了。

我的第一件工作，Anna Grigorievna 骨灰的運送，已經實現了。現在我的第二件工作正等着我一列寧格勒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博物館」，作爲學術界的參考和研究中心，當然這必須和蘇聯科學院俄國文學機構(註九)密切合作，它就在列寧格勒，十分方便。

還有什麼事呢？每天總是有一大堆其他的事情。例如 Staraja Ruesia 城(F.M. A.G. Dostoevsky 的博物館和在 Sami palatinsk (F.M. Dostoevsky 與 Marie Dmitrievna Isaeva 結婚的地方)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博物館」。現在我替 Heinrich Boll (of cologne West Germany) 影片公司工作，它目前在此地拍電視影片作爲世界的首映。Boll 已經拍了其他片子(例如關於卡繆)。現在是輪到了杜斯妥也夫斯基了。最近許多業務和業務交易愈來愈艱苦。我似乎工作過度，何況我不再年青了，我的健康不再良好。然而我無法得到假期(我已經退休很久了!)。馬兒甚至都能夠有歇閒的時候呢！

我能夠如何對您服務呢？很遺憾地，近來沒有重要或有意義的討論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出版，否則，我將把它們送給您。

您問爲何 The Idiot 片子在它第一(也是最後)片段拍完後從來沒有完成過，我的回答是：導演(現在是 Ivan Pirev)明瞭「對這樣的 Rogozhin (註十)和 Aglaja (註十)，你無法做任何重大的事情—因此他將他的頭埋在草叢內。Ivan Pirev 對杜斯妥也夫斯基並沒做到什麼。他曲解了 White Nights，他留下了 The Idiot 沒有完成，在他死前他又捨棄了 The Brothers Karamazov，因此他們自己完成這部影片。對這些我沒有多大希望。事實上，爲了同樣理由，我不喜歡「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利尼娜。(註十一))。除了 Karenin (註十一)和 Vronsky (註十一)與 Karenin | Anna (註十一)之間的「幕外」(註十一)之外，Lev

Anna Grigorievna 以及 Gambler (註十三)的改編—我兩次贊成過劇本並且對它們很感興趣。

請原諒我隔了這麼久沒寫信。我的下一封信將在一個月內寄出。您對我的手寫認爲怎樣？我厭倦了打字，當我用手寫的時候，我的手還可以休息。我將嘗試寫些(別的)關於「老杜斯妥也夫斯基」，題名爲「俄國國會—蘇俄—杜斯妥也夫斯基」(註十四)。

虔誠的祝福您，

您的忠實的，

Andrei Fyodorovich Dostoevsky

譯目 The Russian Review, July 1969

(註一) 杜斯妥也夫斯基死於一八八一年一月二八日。

(註二) 「罪與罰」之一角。

(註三)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全名 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

(註四) 遺憾的是他死於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

(註五) 伏加酒，俄國麥酒。

(註六) The Leningrad House of Friendship of People

(註七)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he U.S.S.R

(註八) 杜斯妥也夫斯基第二任妻子。

(註九) The Institute of Russian Literature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 of the U.S.S.R.

(註十) 杜斯妥也夫斯基所作小說「白癡」中的人物。

(註十一) 照以下所談及的人名，應該是 Anna Karulina 而不是 War and Peace

(註十二) 托爾斯泰所著「安娜卡利尼娜」中的人物。

(註十三) 杜斯妥也夫斯基於一八六六年所著作的小說。

(註十四) Dumas-Russia-Dostoevsky